

女佣报案 提供线索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同年6月初,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接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转来地下党一位同志获取的一份重要情报:本市陕西南路141弄3号的威特克家可能设有秘密电台。这份情报是如何得来的呢?

原来,在威特克家有一个中国女佣,名叫杨梦芝。她最初在“白俄”李琳尔家帮佣,由于勤快淳朴,颇得李琳尔夫妇好感,每月给她25美元工资。奇怪的是,李家有客时,总要把杨梦芝母女俩赶到厨房,不准出来。1949年3月,李琳尔夫妇离开上海去美国前,介绍杨梦芝到威特克家当佣人,并将南京西路静安别墅一个小亭子连同家具送给了她,还对她说:“共产党是不好的,你在我家看到的事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对你不利。今后你要好好在威特克家干下去。”对威特克,杨梦芝并不陌生。过去,威特克经常进出李琳尔家,是一个衣冠不整、穷困潦倒的“瘪三”。可是,当她这次来到威家时,情况已迥然不同:住房宽敞,摆设讲究,显得很有钱。

更叫她费解的是,每周一、三、五晚上,都有一个矮个子来到威家,而且他似乎不讲中文,一来就与威特克夫妇一起进入客厅,关门上锁,不知干什么,室内总是传出“滴滴答答”的奇怪声音。

对于这些异常现象,杨梦芝在上海解放前就对同情她的小叔胡宏达说过,胡也曾对她说过“不要离开威家,将来会有用处”。现在,上海已经解放了,自己该怎么办呢?

杨梦芝决定去找小叔商量。其实,杨梦芝的小叔胡宏达,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上海刚解放,他就被党组织派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门帮助工作。于是,在上海解放的第三

天,胡宏达就陪着杨梦芝向有关部门报告了这个线索。

测向侦听 锁定方位

上海市公安局侦察人员很快查明,威特克家解放前确曾设有秘密电台。但是,这个电台究竟是商业电台还是间谍电台?它在解放后是否还继续活动?威特克的政治背景又如何?这些都还有待查清。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上海市公安局反间谍部门决定进行深入调查和严密监控。侦察人员查阅了旧警察局大量档案及外侨管理部门的登记资料,仅发现一些零星记载:威特克·裴可亨,32岁,无国籍,曾做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善后救济总署运输部司机等,1948年失业;其妻艾拉·裴可亨,无国籍,无业。

接着,经过对威家的日夜监视和调查,发现威特克夫妇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有两个小孩,虽无职业,但生活却相当宽裕。威特克每天频繁外出,接触人员关系复杂,住房窗外有一根天线,其长度、形状与电台天线的架设特征相似。经秘密设点测向侦听,果然在每周一晚7时至9时、周三晚8时至10时、周五晚9时30分至11时,都能捕捉到从威家方位发出的电台信号,其波长、呼号经常变换,电码为5字一组,其编组方法与国民党军、政、特工系统使用的密码迥然不同,很可能是外国的密码,内容尚无法破译。

至此,侦察人员已经可以判定,在威特克家中设有秘密电台,这个电台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以秘密方式活动,至今仍在发报,有专职的

报务人员,显然负有特殊使命。

多方侦察 辨认目标

根据杨梦芝的反映,侦察人员早已知道有一个矮个子常去威家。然而,这时外线侦察员遇到了困难。因为威特克所住的这幢楼中居民成分比较复杂,进出人员很多,不容易准确鉴别出入威特克家的人员。况且,经常进出这幢楼的小矮个子有好几个,很难弄清究竟哪一个去威家的。同时,威特克驾摩托车外出时,警惕性很高,经常采取一些反跟踪手法,使监控工作难以奏效。

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使案件有所突破,经研究,决定发挥杨梦芝的作用,让她按照侦察人员的要求观察和反映威家的情况。

杨梦芝发现,威特克常拿回材料交其妻打字,常去威家的小矮个子在威家拍发电报,威家会客室壁橱上方是一块用地图掩盖着的特制夹墙,里面藏匿着电台、文件和手枪等。

接着,杨梦芝设法取到了威特克的照片,并在其房间窗口设置信号,使侦察部门掌握了威特克和进出威家人员的动态,准确地辨认出前去发报的矮个子。

与此同时,侦察员乔扮成三轮车夫,在威家附近张网守“客”,终于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把矮个子“请”上了三轮车,并顺利地“送”到了他的落脚点,查明了这个貌似华人的小矮个子是葡萄牙人,名叫巴比·蒂斯太,在荷商安达洋行任职。

侦察人员还不断变换对威特克的监控方法,采取灵活多样的战术,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他凭借娴熟的

摩托车驾驶技术进行反侦察的伎俩,基本上掌握了他的行踪,发现了与他有可疑关系的两个人。

秘密取证 顺藤摸瓜

经过40多天的全力侦察,案情有了重大进展。但是要战胜敌特,还必须取得确凿的证据。

侦察人员决定设法直接进入威特克家,以取得必要的证据。侦察员们利用威特克一家外出参加朋友婚宴、看电影等机会,进入威特克的家。在杨梦芝协助下,侦察员成功地进入威家秘密夹墙里和威特克的皮包内取得了证据。从情报内容、电台型号及密码编组使用特征等情况判断,威特克一伙是负责重点收集中国军政情报和苏联情报的美国间谍。

侦察人员不断强化对威特克夫妇的监控,顺藤摸瓜,查明了全部组台间谍人员,特别是其领导人。

罪证确凿 间谍落网

经过上海市公安局侦察部门周密部署,1949年10月25日晚,公安人员一举将威特克夫妇及其间谍组织成员收入法网,并缴获收报机5部、发报机4部、英文密码11册、照相机4架及手枪、录音机、军刀、打字机、情报底稿等一大批罪证。

经过审讯,威特克交代:他于1948年秋被原善后救济总署运输队同事李琳尔招募,并接受了专门技能训练,担负了搜集中国及苏联驻沪机构情报的任务。威特克先收买了在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团中兼职的“虹”酒吧经理杰里·亚可夫。两个月后,杰里被苏方解雇,威特克又通过杰里发展了苏

联驻沪机构的4名中国职工为情报员。

1949年1月,李琳尔发给威特克电台2部、5000美元、手枪1支、子弹50发、密码2本,并将他的报务员袁兴发、巴比·蒂斯太介绍给威特克,布置建立秘密潜伏电台。威特克将其其中一部交由袁兴发,架设在南京西路静安别墅130号,另一部由巴比·蒂斯太任报务员,设在自己家中。

1949年4月,李琳尔离开中国前夕,将威特克交给一名叫约翰的外国人指挥。5月初,约翰又将威特克移交给一个名叫汤梅子的美籍人领导。汤梅子告诉威特克,他将化名“斯蒂思”,通过租用的邮局私人信箱与威特克联络,同时还交给威特克新的密码本及电台呼号、波长表等,并送给威特克轻便摩托车一辆及一笔美金。

上海解放后,威特克除向汤梅子汇报活动情况和接受指示外,汤梅子也将自己的密码电报稿交威特克带回拍发,并从威特克那里收取总部的密码指示。

根据威特克等人交代,上海市公安局反间谍部门又将杰里·亚可夫、袁嘉福、朱文德、孙德芳等4人逮捕归案。至此,共捕获间谍分子9名。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这些案犯均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威特克间谍组织被侦破以及敌特成员的全部落网,是上海解放后中国反间谍侦察部门与美国情报机关进行斗争的序幕。它为以后的反间谍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本文根据著名作家杜宣等人提供的材料写成)
摘自《上海滩》2016年第4期

上海童话

陈姿羽



4.漫步街头

上午一觉醒来,林林姐已不在宿舍,桌上留下一张字条,她去上课了。童画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这是她勤工俭学省下的钱买的,她把51job、智联招聘、中华英才网等各大招聘网站地毯式搜索了一遍,找出所有和她专业相关的招聘职位,逐一投了简历。等到她走出宿舍的时候,已经大下午了,只感到眼冒金星头发涨。

上海,上海是个怎样的城市呢?上海人走路真快!出入写字楼的人们拎着公文包在旋转自动门来回穿梭,步履匆匆,连马路上的行人走路的速度也比别的城市明显快出不少。地铁里更不用提了,遇到有换乘站的站台,人们一个比一个走得急,好多人甚至在小跑。起先,童画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路观察,才发现原来不过是为了尽快赶上换乘的另一班地铁。在这里,时间多金贵啊!

漫步在热闹的街区,童画不断地为上海人的穿着而赞叹。体面的上海先生或小姐被包裹在裁剪得体的西装或套装里,衣料温适,线条简洁。这里是欧风港派的世界,经典黑白灰流行,欧洲摩登与海派休闲结合在一起,款式最受欢迎,很少看到大红大绿的服装。上海人穿得并不前卫,外来的款式略经改良,舒适雅致。

想起同学余佳莹,怪不得她会很会穿衣服,原来是这个城市熏陶了她。上海的节奏很快,可是上海人的穿着却是温和、有质感而无压迫力的,就像这个城市的老街区,有种让时光停驻的娴静气质。

童画漫无目的地逛到了儿时听过无数遍的淮海路,虽然此时她忧心工作着落,没有心思游乐,但是当满街的梧桐、洋房、拱门、细窗映入眼帘时,还是着了迷。她好奇地看着马路两边的建筑,粗壮的法国梧桐,罗马式的阳台,碧绿的常春藤,浪漫四溢的café, bars,鳞次栉比装饰典雅的商店散发出浓浓的摩登都市氛围。此时正是草木繁茂的季节,阳光透过掌形梧桐叶的浓荫间隙,光影斑斓,疏密有

致。这个城市的气质是如此的精致而安然。

童画见过别的城市的街,宽大是宽大,却有点单调了些。上海的街,窄,窄,窄,斜,斜,斜,但各式各样让人回味无穷。弄堂里的一幢幢房子,红陶筒瓦,圆弧形檐口,西班牙式尖尖的屋顶,细细的长了锈的窗棂,支出了一个洋气漂亮的酒红色欧式遮阳棚。她想起了张爱玲半个世纪前的小说,旧时光,新天地,仿佛每扇窗户背后都有一个隐秘的故事。

站在弄堂口,回望蜿蜒细长的小弄——她仿佛也看到了自己,不知道前方的路是不是也会这样绵延曲折?

不知不觉中了新天地,已经是傍晚时分。昏黄的灯光映照着星巴克咖啡馆青色的砖墙,在这片石库门里弄改造的建筑群中,看着那些青砖褐瓦和拱形的石库门门框,这里已不是上个世纪的民居了。门外是风情万种的中西式建筑,门内是完全西化的生活设施,时空真的是能如此轻易穿越的吗?童画孤独地观察着露天酒吧里休闲的摩登男女,直至华灯初上,新天地一片灯火璀璨。

世辉下班后,来到这里和她碰头。他到星巴克给童画买了杯咖啡,双手捧给她,自己却没有。童画问:“你的呢?”“咖啡没什么好喝的,我还是喜欢喝茶。”世辉说。“那我也不喜欢喝,给你。”童画推给他。“你第一次来上海,我当然要买给你喝啦,我给你买的焦糖玛奇朵,很好喝的!”明显前后矛盾,世辉还浑然不觉。童画忍不住笑出来,心疼地挽着他的手臂。一杯星巴克三十九元,相当于两个盒饭的钱,世辉肯定是舍不得自己喝,省酒待客,待她这位甫居上海的女客。

“想吃点什么?你刚来上海,我请你吃好吃的!”世辉讨好地说。“菜肉大馄饨。你说的,上海最好吃的!”“好吧。我知道一个馄饨很好吃的地方,就在师大附近,走,我带你去!”

童画一手捧着咖啡,一手被世辉紧紧地牵着,走进地铁,来到师大。世辉带她七绕八绕,绕到一个弄堂口斜伸出来的一块三角空地,馄饨摊就设在这里,一对上海夫妻经营着这个摊子,他们卖的大馄饨皮薄肉香,八块钱一碗,便宜又好吃,学生们下课总爱来吃。

“怎么样?上海好吗?”“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小时候听家乡人说的上海,好像过有时了,现在感觉更加时尚现代了。”

2.妈妈病逝了

小雨格格地笑起来,转着圈子停不下来了,身下的翠绿荷叶仿佛蔓延到了天边……妈妈一边忙碌地整理针线,一边慈爱地嗔怪小雨疯疯癫癫。

那是妈妈留给小雨为数不多的记忆里最温暖最美好的一个画面吧,后来妈妈卧病在床多年,小雨刚升入初中不久,妈妈就病逝了。小雨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阴冷彻骨的清晨。快过年了,冰冷潮湿的空气里,大街小巷都是欢乐热闹的节日气氛,到处是匆匆忙忙赶着买年货的身影,可是这样满世界的繁华和喜悦又和小雨有什么相干!小雨一个人呜呜地流着无穷无尽的眼泪去附近的几个亲戚家报丧,又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一路上走得踉踉跄跄,半道里飘起了冬雨,淅淅沥沥的,间或伴着雪纸片砸落在小雨的脸上,和着火热的泪一起,不咸不淡地滑进嘴里,咽下去,冰凉冰凉的沁入心田。耳边悠悠地传来街面店铺收音机飘来一句莫名其妙的“人生本是一场戏啊”,凄婉忧伤的低吟,用的是呕心沥血的唱法,猛地一刀戳进小雨的心里肺里,生生疼疼。

当小雨眼睁睁地看着来运尸的两个工人把妈妈随便便地搁置到一个灰色半旧的担架上抬出了门,小雨一下子觉得自己已经流不出眼泪来了。她只顾小心翼翼地看着妈妈走出家门。爸爸递给小雨一个印花小碗,小雨记得那是妈妈生病的日子里爸爸喂妈妈喝药用的。爸爸说:小雨,把碗打碎了,从碎片上跳过去。小雨也不像往常那样凡事都要刨根问底地探究个究竟,兀自不声不响地照着做了。完全是像做梦一样的呀,小雨自己也分不清是自己的躯壳还是没有的魂灵在跟着妈妈行走,她只知道妈妈还没有走远,她要守着妈妈。

小雨跟着运尸工人绕过了大半个小菜场,经过了烟酒店和酱坊。她看到有路人对自己指指点点,说着“小姑娘真作孽啊”“有爹没娘的孩子,有的苦日子过了”……她不要这些廉价的同情,厌恶地瞪了他们一眼,狠狠地跺脚,捂住耳朵快步走。直到妈妈被抬上运尸车,车门重重地关上,一刹那间无名的恐惧袭

来,小雨眼前一黑,晕了过去,朦胧间一双温暖有力的臂弯稳稳地抱住了自己,还好小雨还有爸爸。

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小雨如今很少去想以前,即使偶尔想起,也只当是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尽情地流着眼泪陪主人公伤心一把,过一过戏瘾罢了。曲终人散,天光大亮的时候,还是要快快擦干眼泪,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的。毕竟,现在和以前是毫不相干的了。小雨早就和小时候的那个任性妄为的自己一刀两断了。

小雨现在身上穿的这件半旧不新的白色连衣裙是小雨三年前自己在华亭路自由市场和店主讨价还价、费了好一番口舌才淘来的。说起这条裙子,这还是小雨如今衣橱里为数不多的出客行头里最漂亮的一身,要不是今天要见的人有可能帮助自己改变命运,她是舍不得拿出来穿的。

自从母亲去世、父亲再娶,不久后妈又生了小弟弟,小雨就很少添置新衣服了。当然,这事不可以都怪爸爸的。爸爸是一家之主顶梁柱,一心一意辛辛苦苦地赚钱养家,又不懂女孩子穿着打扮的心思,怎么可能像以前妈妈那样整天陪自己逛商店挑衣服鞋子呢?小雨认定爸爸心底里还是像以前那样喜欢小雨的,至少每个月他都不忘准时往小雨的书桌抽屉里放零用钱。有变化的应该是小雨自己呀,小雨再也不和爸爸撒娇发嗲、小猫似的往爸爸身上挂蹭了,因为爸爸看后妈和小弟弟的慈爱温柔的眼神明明明白白地告诉小雨——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不是古人瞎编乱造的。

小雨收起任性,识相地帮忙做家务、带着小弟弟。小弟弟渐渐长大了,也越来越调皮了,家里家外闯下的祸,小雨也总免不了担上个骂名,干的家务出错了也是会讨后妈的嫌弃、惹爸爸生气的。饭桌上,小雨更是抢不过小弟弟,人精似的小弟儿趴在餐桌边,转着一双滴溜溜的眼珠子,提着一副吸铁石般专门挑牵拣腥的筷子,人家还嘿嘿笑着腆着脸求小雨:姐姐,肉肉都给我吃吧,好姐姐,求你了!弄得小雨哭笑不得,只好由着他,扒拉几筷土豆丝鸡毛菜算了。小雨丰满的脸蛋瘦削了,小下巴尖尖的,眼神也比先前暗淡了。

生死呼吸

甜莲子

